



## 人參殺人無罪

潘國森  
日前在網上社交媒体見有人上傳了鄧鐵濤（1916年-2019年）醫師的一段視頻，鄧老談及社會該怎樣評價一家醫療機構的成績。該是追求利潤，還是照顧社會整體健康為先？這個意見很值得所有人深思！

這回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或許就給了答案。中國政府抗疫的政策是救命為先；歐美主流發達國家政府較多經濟優先。結果是社會大眾染疫後的死亡率相去極遠，我國為人口大國，好在堅持「動態清零」，死亡率相對低，否則真是「死得人多」！還有是我國整體「長新冠」後遺症也輕微得多，在國外不少「康復者」只是死不去，健康卻大幅下滑，甚至失去工作能力！英國就曾毫不諱言聽任許多長者不治，我國則是救命不分老幼。救活與病死、痊癒和永難復原之間，引伸出的經濟代價其實不容易算得清。現在是不少外資跨國藥廠賺得盆滿鉢滿，我國則是寧多花錢都要保住更多人命和病癒者的長遠健康。

此下續談亂用名貴中藥的故事。多年前上了中醫藥的入門課程，教授是內地的資深中醫師，行醫多年，職位不高。移居香港後，一切都要從頭做起，先在中藥店掛單。筆者記得小時候香港許多中藥店乾脆以「某某參茸行」命名，顧名思義，店東希望客人多購買人參、鹿茸等名貴補益藥材。

教授憶述藥店的「鎮店之寶」是一株野生人參，一日終於忍不住問店東，標價是否寫錯了？多寫了一個「零」？店東笑說沒寫錯！教授大吃一驚，雖然在內地已經是醫院中前幾名的領導，還

真沒見過這樣昂貴的人參！他以為6位數字是錯寫多一個「零」，殊不知這株人參售價不是幾萬元而是幾十萬！教授便自嘲有「大鄉里出城」之嘆！

教授講第二個關於人參的故事就悲慘得多了。一位老太太珍藏一株名貴人參，當年內地經濟不發達，誰買得起上價人參？甚至無從估價呢。老太太說這株人參要留給寶貝孫兒享用。後來那個不幸的小男孩得了感冒，老太太自作主張，拿人參熬湯餵孫兒服了。結果一命嗚呼！這活脫是「人參殺人無罪、大黃救命無功」的註腳！不知藥理，以為名貴藥材萬能，於中藥和西式「保健食品」都常見。記憶中，曾經有家長讓家中小孩亂吃「保健食品」而出了大毛病。有過食蜂王漿引發早熟症，亦有過食維生素A的提煉物而急性中毒。按中醫中藥的基本學理，凡是藥物都有毒性，甚至服食藥性最溫和的甘草過量也會中毒。

野生人參該是什麼情況適用？前番談安宮牛黃丸談過閉證和脫證之別，單用一味人參稱為獨參湯。人參功能大補元氣，用到野生人參的獨參湯，補氣固脫的功效極大，對於某些脈搏微弱、快要斷氣的重證，可以起急救作用。舊社會最常用法，除了急之外，多是大富人家的大家長瀕留之時，作續命之用！一般是為等候在外的孝子賢孫趕回老家送終，爭分奪秒地強心吊命。

故老相傳，平日野生人參吃得太多，雖可延年益壽，不過也有副作用、後遺症。就是到了百年歸老之日，會有「死唔斷氣」之弊云云。不知是否屬實。

中成藥、中藥材都不可亂吃，甚至人參亦然呢！



童心

## 給展宇的信

上個月，我們一同去大會堂聽小提琴獨奏會。結束時，你問我：「琴聲很優美，也好聽，但是聽不懂，該怎麼辦？」其實，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，我們不需要為「聽不懂」而焦慮，更沒有必要為這件事情煩惱。每個人，對於藝術的親近和接受程度是不同的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須能聽得懂包括小提琴演奏在內的音樂藝術，有很多人並不喜歡藝術，但同樣在其他領域表現優秀，甚至成為天才。

但是，我們要不要嘗試着去「聽一些」呢？我認為是很有必要的。音樂、繪畫、舞蹈、戲曲，當然也包括文學在內，都是藝術的門類。學會欣賞藝術，是一個人審美能力的體現。一個人，也只有具備強大的審美能力，才能更容易欣賞美、發現美、創造美。回歸到你所說的音樂上來，作為非專業人士，我們不太可能聽得懂每一支曲目，畢竟，音樂的王國和浩瀚的文學作品世界一樣，實在是過於廣闊。即便是專業人士，也沒有十足的把握能聽懂每一支曲目。

可是，我們要試着去體會每一支樂曲裏面的美好——作曲家和演奏者，通過樂曲想要表達怎樣的情緒、情感、情懷；表達怎樣的意境，這是我們可以體會的——這種「體會」，就是一種最基本的欣賞能力。它可能需要我們了解一些基本的樂器知識和

樂理。比如，小提琴的婉轉悠揚、大提琴的低沉如訴、鋼琴不同音部的功能不同等。要懂得這些，並不是很難的事情，可以在閒暇時，聽一些名曲。就拿小提琴來說，你不妨聽一聽龐麗拿演奏的《梁祝》。你可以先聽一遍，然後從網絡了解《梁祝》小提琴協奏曲的基本內容、創作的背景、故事的來龍去脈，然後再聽幾遍，你就大概能體會到小提琴的表達有怎樣的特點。

再比如中國畫，表面上畫畫，實際上是在畫「氣」——生命的內在氣韻，有了氣韻，筆墨構建的藝術世界就活了、靈動了，生機勃勃。於是，我們在欣賞一幅中國畫的時候，就漸漸地學會從焦、濃、重、淡、清5種墨色變化去體會氣韻帶來的高雅和美感。

人總是到了一定年紀才發現自己的時間是有限的，生命的長度也有限。我從小喜歡藝術，但對文學之外的藝術門類，也都只是粗淺地了解。只恨在精力旺盛的學生時代，沒有稍微花點時間去學一些基本的知識。不過，我並不過分遺憾，因為還有一句話就是，到任何時候學一點東西都不晚。比如，對於京劇，我小時候聽得很多，但沒有認真思考過，如今人到中年，又見縫插針地找時間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，也能勉強理解欣賞京劇不同流派的特色和美感來。

願你在緊張的學業之餘，能夠更好地親近藝術，豐富生活，充盈生命。



潘明珠

## 珍重記住 為你悸動

11年前（2011年），西西獲選為香港書展「年度作家」，在開幕展館上，我有機會像小粉絲般親近這位大作家，心中悸動不已。今年5月，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「終身成就獎」給西西，這位85歲高齡的名家，創作不斷，而且表現手法層出新意，確實至名歸，她作品類別多元，小說、散文、詩及影評，而且大病後堅持以手作布偶，鍛煉手指，還以左手創作，教人無限佩服！

難忘當年的書展會場布置如森林，展出了西西親手縫製的猿猴布偶，帶引讀者觀眾走進西西的猿猴大自然世界，印象非常深刻。

最近尖沙咀的商務書局舉行了「我城女子——西西專題展」，展出西西珍貴手稿、長篇小說《欽天監》的綱要筆記、藏書票、新書及多種版本作品，今次展出的手縫布偶雖然不多，但有西西第一隻手造的、陪着她到處旅行的「黃飛熊」，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擬人熊、少女熊等精品，正好供讀者一次過概覽和走進西西的世界；在這下雨的午後，我走進這間樓上書店，沿樓梯看一本本西西著作的封面，還有一幅幅收錄於她最新的詩繪本《動物嘉年華》中的畫作，看到她在方格子上寫得有點歪的手稿，想像她如何吃力地以左手把思路化成文字，完成動人的創作，我心潮所有曾經的悸動，再次澎湃洶湧了。

西西以小說成名，多次獲獎；她也寫詩，曾獲得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詩歌獎，這是美國為華語文學設立的獎項，每兩年頒獎一次，非常珍貴。何福仁說西西的詩別樹一幟，「往往是從具體細微處切入，從實入虛，再化實為虛，言近而旨遠。」

我記得第一次讀西西的《可不可以說》，「可不可以說一架飛鳥 / 一管椰子樹一頂太陽 / 一巴斗驟雨 / 可不可以說一株檸檬茶 / 一雙大力水手……」列出一串串看似「搭配不當」的「量詞 + 名詞」之組合，我深受那童趣及奇思妙想吸引。

現翻開《動物嘉年華》，其中一詩《故宮貓保安》，她在北京故宮遇到小貓，彎腰對牠說：「你是宮貓的後代還是/自己流浪到來/還不是一樣嗎/貴族和平民/看到你，就看到我自己/我們同樣經過年輕的日子/成為了長者，別問我/日子都溜到哪裏……我會記住這次邂逅/多麼美好的聚會/記住就夠了/我們互祝平安，珍重吧！」

這天，這個令我再度心靈悸動的西西專題展，我們也是記住就夠了，珍重吧！



◆《故宮貓保安》。作者供圖



## 從簡約公屋回望

余似心  
居住問題是香港之痛，從新一分的施政報告中喜聞政府為減低公屋輪候人士的上樓時間，推出「簡約公屋」，讓輪候家庭可以入住租金低廉且擁有基本生活設施的住屋，對居住環境惡劣或正推貴重的公屋輪候家庭來說實在是佳音。

簡約公屋是臨時居住的房屋，組合式興建的房舍，設有獨立洗手間、淋浴設施、煮食空間、冷氣機和熱水爐等。

我曾因染上新冠入住過竹篙灣的隔離營，有指簡約公屋類似該等居住設計，更增加了煮食的空間，那麼也真是很不錯的臨時住屋。

這令我想起初期的公屋。從香港歷史可知，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很多人住於以鋅鐵搭建的寮屋或木屋，環境惡劣，火警頻生。1953年聖誕節的石硴尾寮屋大火，一夜間令5萬多名居民失去家園。為



◆簡約公屋將會是組合房  
作者供圖

盡快安置災民，政府先在原址興建多幢兩層平房，其後又建了簡陋的7層高徙置大廈。原意只是作為過渡性居所，但因人口過多，最後使用了長達20多年，許多人從小住到大。我有一些同學仔就住於這些大廈，我常前往探望。大廈的天台是學校，伙數多，沒有電梯，只設公廁和公共浴室，沒廚房，戶戶在走廊放火水爐煮食，屋內不設任何間隔，換衣服只能拉一道簾。

香港也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設臨屋區，我曾前往參觀，每個單位都是兩層高，下面是廳和煮食地方，上層睡房，但用鋅鐵興建，雖有冷氣，夏天也並不很好受，且用地多安置人數少，所以很短時間便消失了。

同樣是過渡性房屋，設備齊全的簡約公屋相比就較體貼，能照顧到基本生活所需，輪候公屋者入住，可減輕長期未能上樓所承受的心理和經濟壓力。

期望新政府能在供應住宅用地上一直積極進取，減輕香港市民的居住壓力。



彭慶梅

## 紅薯香

「烤紅薯，烤紅薯嘍！」伴隨着悠長的吆喝聲，一陣陣烤紅薯的香氣撲面而來。我禁不住駐足觀望，那些熱氣騰騰、流着糖油的烤紅薯的香撩動着我的思緒，帶我回到吃紅薯的年少時光裏。

兒時，一年四季都在吃紅薯，金燦燦的紅薯瓤，軟綿綿的口感，清甜、軟糯。紅薯是解決溫飽問題的主糧，曾經養育我們長大，苦澀年華裏浸潤着紅薯的甜香。那時的霜寒來得特早，霜降一過，田野裏那些綠地氳似的紅薯葉便被霜打成了黑色，農人開始忙碌着刨紅薯。小孩子跟在後面，提着小竹籃子檢拾紅薯，一墩紅薯大約四五個，緊緊地抱在一起，像一個個胖娃娃。

累了、餓了，我們就地野炊。幾個小夥伴一合計，大家一齊動手挖個土窩窩，四周疊上土坷垃，呈尖塔形，一個燒烤紅薯的土窩便做好了。我們用檢拾來的柴棒燒烤土窩，濃煙從土窩縫裏冒出來，嗰人得很。等到土窩被燒得滾燙時，往上窩窩裏塞上幾枚紅薯，將土窩的尖塔搗壞，再七手八腳地用土埋嚴實，就算是開烤了。等到土窩裏散發出誘人的紅薯香時，我們小心翼翼地將紅薯扒出來。剝去焦黑的外皮，黃澄澄的紅薯瓤閃着金颯颯的光，軟軟糯糯，蜜一樣甜香。因為煙熏火燎，小夥伴個個成了大花臉，那些燒紅薯的趣事至今記憶猶新。

人們將沒有碰傷的紅薯用獨輪車運回家，一層層地碼放在地窖子裏，儲備起來作為冬季裏的食物。其他的紅薯一部分製成紅薯乾，一部分留着做粉皮。製作紅薯乾的器具像鏟子，在我的家鄉將之稱作擦

筐子，人們把製好的紅薯乾撒在地裏晾曬，小孩子負責將紅薯乾一片片地擺開來，有利於晾曬徹底。白花花的紅薯乾鋪滿了大地，給大地着裝上潔白的衣裳，遠遠望去，那些紅薯乾像一層雪花覆蓋着大地，甚是壯觀。

秋收結束後，幾戶鄰家合夥做粉皮。他們將紅薯洗淨搗爛，過濾出殘渣，將澱粉水一勺一勺舀進小鐵盤裏，小鐵盤漂浮在大鐵鍋裏。大鐵鍋裏的水咕嚕嚕冒着水花，用手把住小鐵盤邊沿輕輕地一旋轉，紅薯粉子湯便鋪滿了盤底，瞬間便凝固成了粉皮。還未招呼哩，四鄰八舍的小孩子跑來端粉皮，每人手裏拿着一個小舀子，裏面放着半舀子涼水，防止粉皮黏在一起。我們端着粉皮一溜煙地跑到曬場，那兒有專門負責晾曬粉皮的人，他們將粉皮攤在用高粱秸稈製成的薄帳子上晾曬。一路上，我們的眼睛瞅着舀子頭裏的粉皮，心裏怪癢癢，少不得扯下一塊粉皮吃。咕嚕，還沒等品味出哈滋味呢，那塊粉皮便一下子滑進了肚子裏。若被大人瞅見了，也不會怪罪我們，只是叮嚀：「慢些吃，莫噎着嘍。」

人們把曬好的粉皮一張張羅起來，用線繩捆紮好，每家一捆粉皮。待到有客人來訪或過年過節時，這些粉皮用來燉松蘑菇草雞，鮮香、爽滑。滑溜溜的粉皮散發着淡淡的紅薯香，爽滑可口的松蘑菇是天然的鮮美野味，鮮香濃郁，熟爛的草雞美味無比，至今令我垂涎。粉皮燉松蘑菇草雞是我的家鄉沂蒙大地上的一道美食，招待尊貴客人時最隆重的一道菜，取材來自於蒙山的松樹蘑菇和放養在草地裏食蟲子的小草雞，有著純正的蒙山鄉野風味。

儲存在地窖子裏的紅薯作為一冬的食材，用作熬湯粥喝。人們從地窖子裏取紅薯時，總是帶着小孩子。小孩子蹲在籃子裏，籃子的提把上繫上一根繩子，把籃子徐徐地垂到地窖子裏。兒時的我就曾被垂進地窖子裏取紅薯，蕩悠悠的，好不愜意！那架勢像極了小蟲兒，蟲兒躲在用樹葉編織成的小籃子裏，籃子呈紡錘形，上端開口，露着蟲兒小小的腦袋，滴溜溜的小蟲兒眼睛欣賞着籃子外面的風景。一根細絲黏着小籃子，從樹上垂下來，蕩來蕩去，隨風飄浮，真是美極！

那些曬乾的紅薯乾可有大用途，空閒了，人們將紅薯乾磨成麵粉，製成麵糊煎餅。巧手的小媳婦烙煎餅動作俐落、極速。滋啦，她們從熱氣騰騰的鏊子上揭下一張張煎餅，煎餅在手裏蝶一樣地飛舞着，薄如紙，輕如翼。若在煎餅上攤上一層豆腐韭菜餡或其他喜歡的餡料，一層層地折疊起來，便成了千層餅兒。千層餅兒也是我的家鄉沂蒙大地上的一道美食。烙上一摞煎餅，可吃一個冬天。讀書時，每到周末，我回家帶飯，一包祿紅薯煎餅，一瓶子肉絲辣椒鹹菜或豆腐條，用網兜背著去學校，即是一周的伙食了。

那些日日紅薯飄香的生活早已遠逝，細細算來，我已經有30多年不吃紅薯煎餅了。現在想吃紅薯煎餅也沒有，可紅薯香依然留在我兒時的記憶裏，彷彿就在唇齒間，那麼深刻，那麼鮮活。

家鄉的紅薯香植根於我年少的心田，甜糯可口，軟綿可口，愈久彌香。



劉征

## 狸貓太子

宋朝戲裏最精彩的莫過於狸貓換太子，說的是李宸妃被劉娥所害，其子剛出生就被換了一個剝了皮的狸貓，宸妃因之失寵，輾轉流落民間，偶遇包拯，才可沉冤得雪。這個故事情節來自明代的傳奇小說《包公案》。在歷經百年之後，這故事從最初宋史當中的幾百個字變成這麼個大故事，細節添加何其之多。

除了劉娥愈來愈壞、宸妃愈來愈慘、故事的翻版也愈來愈精彩，乃至中途還添上包公審案、裝神弄鬼等等。胡適在《三俠五義·序》中考證過這個故事在不同時期的面貌，並說歷史研究不可將傳說當真。尤其是傳說的繪畫繪色，中間細枝末節更可能是當世之人添上去的。

然而，從列維施特勞斯的人類學來看這個傳奇，倒可以提供另一重視角。列維施特勞斯在他的《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》當中將文化根源追溯到血緣。並得出母子關係是自然關係，父子關係是文化關係的論斷。蓋因為女人懷孕生子，肉眼可見。父子關係則不然，它因其無法通過外在顯現，就成了一種

識別關係，既是識別的，便需要認定，認定就難逃建構。這才發展出滴血認親的故事橋段來。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為證，但凡驗親的，絕大多數都是父子。其實，細想一下，倘若母親去世，也需要滴骨認親才能確認關係，可這事從沒聽過。編劇或傳奇作家總是自發自覺地就走上了父子相認的道路。可見在一個表面的行動當中，蘊含着一種「父子=建構」的觀念。

為了說明這個事實，列維施特勞斯做了很多原始部落的在地研究，把一個複雜人際關係的生態都展示出來。據他說，有些部落是以鍋灶來指代宗族關係的。就好像許鞍華的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，一對母子關係最好的是隔壁的孤老太太，反倒不是自己的血親。正是這種接近性的提及，消解了父親作為唯一父子關係的可能性。一旦父親不在場，他就會被取而代